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定宇集卷七六

詳校官中書臣賈　鋑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劉　能

定宇集卷六

元 陳櫟 撰

說

深衣說

古者衣與裳殊所以别上下也惟深衣之制衣連裳而不殊簡便有法被體深邃故曰深衣

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

言古者雖泛言之然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則虞時已

有之其古可知矣應規矩繩權衡言深衣之法象也

詳見下文

短無見膚長無被土

此言長短之中也短而見膚則褻矣長而被土則汙矣故以及踝爲準裳之下齊止於踝則固不見膚亦不被土而長短得中矣人之身長短不齊不可以一定拘故不言長若干尺寸而以此二句酌其中也

按鄭氏註云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如鳥喙必鉤之鉤鉤邊若今曲裾也鄭氏所注曲裾今不詳為何狀後遂求鉤邊於裳十二幅之外謂别用布一幅綴而垂之裳之右旁朱子初年家禮亦有曲裾一條葢以此也後自悟其非謂連續裳旁合而縫之無前後幅之分即為續衽左右交鉤再覆縫之即為鉤邊其說詳見楊氏附註家禮中今皆遵用是固然矣然又按藍田吕氏之釋此句曰

衽者衣裳之旁幅也玉藻所謂衽當旁是也衣之旁幅下殺裳之旁幅上殺上下之衽相續而中曲以是小要取名焉故曰鉤邉愚嘗即吕氏說而深考之以為深得記禮者之本意盖衣裳之上下相續他衣不然惟深衣為然此乃深衣之大節何可沒而不言苟續衽鉤邉但依前說訓之是一篇中竟無一字及衣裳之相續也人何由而知之乎兼衽乃衣襟之稱如曰斂衽曰左衽可見非特裳旁為衽也衽指衣裳之

旁兩幅而言旁兩幅既上下相續則其中諸幅之上下相續不言可知矣又衣下殺而裳上殺則上下皆闊而腰獨狹其形自彎曲如鉤焉續上衣下裳之衽而如鉤形于兩邊以此釋續衽鉤邊不亦理明而辭順乎且著書立言必有體統有次第故記此篇者先以應規矩繩權衡言此衣法象之詳次以見膚被土言此衣長短之中又次以續衽鉤邊言此衣上下連續之形又次以要縫半下言此衣要圍下齊闊狹之

宜是此數句先言深衣之大體然後方以次及其他之節用也所謂要縫正是接上文續衽二字而言盖指上下連續之縫耳不然所謂縫者何縫乎不應不言衣裳之相續而遽及裳旁之緣脚記禮者恐不如是其捨體而先細碎也

又按今士友所服深衣多于裳旁左裾之末裁爲圓形此得非因曲裾之説以是爲鉤邊乎夫曲裾之本説自别用一幅垂于十二正幅之外非就裳之正幅

而圓其裾也且下齊如權衡以平為貴今圓其裾不平孰甚焉且圓其裾於義何取不圓之于義何缺乎古圖及朱子家禮圖其裾並與他衣同截然方整即無圓其旁之形此乃世俗謬誤之尤者不可不革也

楊氏注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上或殺而下是以小要取名焉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交

篇韻衽字注衽裳際也韻畧衽衣襟也際謂邉也畔

也裳際曰衽指裳旁幅之訓盡矣當矣

要縫半下

縫即衣裳相接續之縫也要縫謂衣裳相續之縫正當腰也半下謂要縫之濶半于下齊之濶也深衣之袪袪謂袖口尺二寸圍之為二尺四寸三之為七尺二寸玉藻曰深衣三袪盖謂腰濶七尺二寸三倍于袪圍之二尺四寸也要七尺二寸下齊倍之則為一丈四尺四寸是要縫半于下齊下齊倍于要縫也如是則

腰狹而貼體下寛而行便且雅觀而儀肅矣

袼之高下可以運肘

袼當腋之縫也今俗呼為掛肩袼之濶狹以可以運肘為度

玉藻曰袂可以回肘是也

袂之長短反屈之及肘

袂之長短以能反而屈之及于肘為度家禮為袂用布一幅附注謂不當拘以一幅是矣布幅有濶狹一幅屈之不及肘則增之可也

帶下無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

此言繫大帶高下之中也髀股骨也安大帶處下不可厭髀骨上不可掩脅骨只當脅下髀上無骨處臍中是也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

此言下裳之法象也前後通十二幅以應一歲十有二月之象則天數也晉文清公深衣詩曰皇天分四時寸晷不少留斂取著邊幅危坐歲一周得此義矣

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規者行舉手以為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

此一節詳言深衣之法象以終篇首應規矩繩權衡之意也袂圓謂胡下此以應規之圓家禮謂袂本之廣如衣之長而漸圓之以至袂口則是袂本不殺獨

袂口殺也呂氏謂袂有侈者朝服是也有端者玄端素端是也有圜者内殺于袷外殺于袪中則胡下深衣是也是袂本内殺袂口外殺也深考之呂説為優兼袂本内亦殺之則半規之圓形方成而袷與要縫之間其形之彎曲如鉤尤為自然而親切且便于着而雅於觀也袷領也領交於胷其勢自方此以應矩之方負繩及踝謂衣背與裳中幅之縫一直相當如負一繩以至脚踝也此以應繩之直下齊裳下緝也

齊一無長短之參差此以應權衡之平行舉手註謂

揖讓欲行者舉手以為容儀如規之圓也蓋必舉手

始見其圓若垂手則不見其圓矣繩直在背故曰負

矩方在胷故曰抱如曰負陰抱陽蓋取坤六二直方

之義以互相發明也五法規矩繩權衡也要之不過

方圓平直四者耳曰聖人服之曰先王貴之蓋以衣

之中衆義備焉正所謂先王之法服也學者捨是將

何服哉誠能服其服思其義踐其實則善矣故上衣

下裳有乾坤定貴賤位之義焉思其義而上安于上下安於下可也裳十二幅又有四時十二月之義焉思其義而其仁如春其禮如夏其義如秋其智如冬其發舒如開物之寅其斂藏如閉物之戌之類可也應規矩繩權衡有方圓平直之義焉思其義而智則圓行則方直其內平其心可也布色白有質之義緣或繢或青有文之義焉思其義而文質彬彬可也衣之長短酌長短之中袷與帶之高下酌高下之中緣

之大小文素酌大小文素之中思其義而隨時取中以適時措之宜可也是衣也無一節而無法亦無一節而無義又在乎服之者能觸類而長耳

故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

此言深衣之用文武皆可也可以擯相即可以為文之一端也可以治軍旅即所謂可以為武也吕氏曰深衣之用上下不嫌同名吉凶不嫌同制男女不嫌同服諸侯朝朝服夕深衣大夫士朝玄端夕深衣庶

人衣吉服深衣而已此上下之同也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將軍文子除喪而受越人來弔練冠深衣親迎女在塗壻之父母死深衣縞總以趨喪此吉凶男女之同也此又可見深衣之用其廣如此有非止乎記者之四言也

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

麻冕用三十升布為之則細密難成深衣用十五升布則非極細矣其制完且其費輕故曰完且弗費也

善衣朝祭之服也自士以上有位於朝有職于祭自有朝祭之服除朝祭外皆可以服深衣則深衣為朝祭服之次者也庶人無位則深衣其盛服矣無次矣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

尊者存以多飾為孝故髪彼兩髦畫孺子之飾以致孺子之慕焉況大父母父母俱存即世所謂重慶者安可以不畫飾乎故純以繢繢畫文錦之類也具父

母則純以青有所殺也變而通之大父母存而父母沒者亦惟當純以青而已孤子當室衣冠不純采故孤子則純以素可也注云三十以下無父稱孤三十以上有為人父之道不為孤矣意此注為三十以上而已終喪者言非為三十以上正居喪者言也家禮唯曰黑緣畧無分別意者酌青素之中而通用之然全不合記禮者之言有所未安今世俗具慶則純青永慼則純黑蓋即記與家禮之説而參酌用之然純

黒終不合于經文也

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純袂飾袖口也緣飾裳下齊也純邊飾衣裳側邊旁幅也三者之純各廣寸半唯袷廣二寸其文見于玉藻與此互相備也袷獨廣于三處者衣必振領如綱必提綱領緣非大無以別于他緣綱大目小之義也

此所謂寸皆用尺之寸 此邊訓為衣裳側邊旁幅則鉤邊之邊意益明

愚於丙戌秋述深衣説蓋即鄭注及諸家説而參取

之丁亥春始得見玉山曹念齋易之深衣圖解因以其圖參之禮記注之圖然後方知先儒幅數前後多寡之未當與世俗圓裾之誤之所由起也盖上衣一幅綴下裳三幅以一統三有四時統十二月之象雖於講說可觀而終於服着不便直領衫所以可只用四幅者以其裾直而狹故也如稍子道服其裾攙闊則必不可只用四幅須于面前各攙一幅矣今深衣下裳之闊如許而衣之前面其可只用直領衫之幅

數乎況禮記古註前面之深衣圖上衣之制已攙一幅是通衣前後用六幅也又証之三禮圖古朝祭之服未有衣前不攙一幅者況經文唯曰裳十有二幅耳未嘗有衣四幅之明文也其所以不言衣之幅數者蓋以此衣唯裳之幅數與其他朝祭服裳用正幅如帷者不同故不容不特言之若上衣則與他朝祭服同可不必言也今上衣之制欲遵用記註古圖之幅數前後通六幅此一説也裳十二幅先儒惟喜以

一幅衣統三幅裳之說故以六幅在後六幅在前後之六幅平鋪相連而前之六幅兩裾相掩是前以三幅當後六幅濶狹不均莫此為甚其勢不容不反捲向前而腰半齊倍之形不復可見矣記註圖及曹氏圖皆以四幅在後四幅在前前四幅只右邊一裾可見左裾一邊為右所掩不可見是前以八幅相掩而當後之四幅即十二幅而三分之每衣一幅連裳二幅前後濶狹均勻整齊而腰半齊倍之形顯然自見其與衆人所製大不侔矣

今下裳之制欲遵用二圖之前八幅後四幅此又一說也若曲裾之誤蓋出于禮記圖下之註其說謂裳下圓其形如鉤恐其下垂而不齊也此過慮之論也令縫人裁衣凡裾之用正幅者皆于下末微裁起其角恐四裾垂下故也若深衣之裳不用正幅交解裁之狹頭皆在上濶頭皆在下數幅相連其角自起决無四裾垂下不平之弊亦何必輕動刀剪裁令微起乎且記圖之註雖云爾而其圖之裾初不如今世俗

之圓其裾角也他如家禮如曹氏之圖莫不並如他衣之裾並未有圓裾角之形且其為説不過懼其裾下垂不齊耳今試不圓之如鉤果下垂而不齊乎今裁圓之反上彎而不齊耳世俗之圓其裾角于形何取于義何當于圖何本乎注禮記圖者誤認鉤邊不善立言以致誤後學于無窮深可惜也大帶之制曹氏考之為詳玉藻曰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注云大夫裨其紐及末士裨其末而已裨即今帶旁

之小緣也紐大帶兩耳也末大帶兩耳下之直垂到地者也大夫緣大帶之兩耳及末士則不得緣兩耳但緣其末而已士接大夫之下乃有位之士如上士中士下士云者非儒生之士也下文云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則今之居學校為儒生者惟當遵用縞帶之制紕白而不緣方為當耳今世或有緣兩耳者是僭大夫之制也又或有通背後盡緣之者是僭諸侯克辟之制也盲然妄作亦獨何哉至若裁衣之法當以

各人之身為準古尺今尺指尺皆有所不可泥亦有所不必泥者先圜其腰之濶自左衽至右衽尺寸若干然後以之定袪袂之濶狹用三分腰圍之一以為袪以合于深衣三袪之制又以之定下齊之濶狹倍腰圍之濶以為齊以合于要縫半下之制此濶狹之準也自腰以上量之以至于袷以酌衣之短長自腰以下量之以至於踝以酌裳之短長此長短之準也此其大畧也聞愚說者未必不曰衣用四幅裳以三

幅上綴衣之一幅未嘗不可服也殊不知今之服是者憒不知其制度往往只據縫人所製不復過而問焉縫人往往以意邪融何嘗合法所以差可著耳若十二幅勻分無分毫濶狹之殊乃欲以後幅平鋪之六當前面相掩之六其不可著如愚前言之弊必矣然亦多習而不察耳上衣之前二幅則太狹下裳之後六幅則太濶後不貼服而前太迫窄此弊之必至者孰若愚今所考之濶狹得宜均勻齊整不背于經

不戾于古乎又未必不曰衣四其幅裳圓其角之類衆多然也今不然則不入俗矣殊不知深衣古聖人之法服也今服是服將求合於今乎將求合于古乎天下事當論是否不當論同異苟其是也雖異何病有真見者將必同之其無真見者之安于謬誤奚與吾事哉又未必不曰學文公之學而深衣不用文公之說柰何殊不知文公家禮成于初年未幾爲一輩行竊之終身不及見以故終身不及改是以未嘗爲

學者道之至文公塟日始有録之以来會塟揆文公
季子敬之者然後此書復出此説見于黄君榦陳君
淳之語録今載之楊氏附注家禮中非不明也文公
諸書終身修改後来定本其中有與初年所著全無
一語同者使家禮不失公及改之豈終于此而已乎
今必執家禮以為據則曲裾之添布一幅黑緣之畧
無分别上衣之長僅與袂本齊非不明載于家禮也
今何為不遵用之乎愚蓋以求為真是之歸者學文

公而不敢泥未定之書以學文公也且前說之云云皆有所因述無一字出于臆說者極知不韙無所逃罪先覺君子幸察而教之至元戊子三月櫟又書

定宇集卷六

定宇集卷七

元 陳櫟 撰

答問

問性理二字如何解以下四十一條俱先生之甥吳仲文所問

曰天所賦為命人所受為性所賦所受不過此理而已理道理也然道字大綱包涵說理字就道字中分析精細說如言文理條理是也在物為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實具于人之一性故程子曰性即

理也性中之理何物也就其大者言之仁義禮智是也故朱子大學序曰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觀此言可見矣天下之理此四者足以該之天下道理千般萬樣皆自此四者出耳故言道理之學須兼着性理二字言之言性不言理則不知性中實具此理性為何物乎未免如荀揚之言性矣以理言性則可見天下無不善之理則無不善之性可知矣言理不言性則但知理之散在

萬物而不知理之具于一性是理自理我自我與吾性有何交涉哉知在物爲理又知性之即理則物我貫內外合矣以理言性則性非氣稟食色之粗就性求理則理即吾仁義禮智之實天下無性外之理亦不于性外而求理此物我一理之妙而合內外之道也以此言性理其庶幾乎

問楊誠齋易傳大槩如何

曰誠齋本文士因學文而求道于經學性理終非本色

其作易傳用二十餘年之工力亦勤矣嘗發家人以下數卦質之晦翁晦翁答之無一字可否不過曰蒙示易傳之秘蓋見其立說之巧自喜之深非筆舌所能辨於易經本義雖無所得而亦不至於陸象山惑人誤人之深故畧之而不答也然坊中以是書合程子易並行名曰程楊二先生易傳實不當也近年時文引用楊傳者甚多文極奇說極巧段段節節用古事引證使人喜動人心目處固在此而啓窮經考古有識者之厭薄亦在

此劣舅昔亦喜觀所以讀易編一書祖朱本義附語錄因附程傳王弼註節齋蔡氏説而楊傳之可喜不可棄者亦存之乃自家意見作如此區處及見星源胡雙湖本義附錄纂註其規模正與我合但渠本經周易其所見之解多我所見者不及其博耳至於楊傳雙湖無半字及之可見楊傳足以聳動文士之觀瞻而不足以使窮經之士心服也吾甥年富力强不厭于博楊傳亦觀之取其可喜者而抉其牽合者如世之外行觀易者以

為易盡于程楊則不可如雙湖之全然掃去亦不可楊傳固于作易之本義不合其推廣敷演易中之義亦多有之不可誣也博觀約取是在吾甥

問呂成公博義朱子不以為然

答曰小東萊先生呂公祖謙字伯恭乃大東萊先生本中字居仁之姪孫好天資少年登科未幾中詞科為嚴州教授遇南軒張公守嚴州始折節學周程之學又與朱子交游樂善好義與朱張講切磋甚至其博議一書

乃初年之作而意不過以之教後生作時文為議論而已其於議左氏多巧説未得盡為正論不特朱子不取之成公晚年亦自甚悔之非之戒學者勿看以為誤人此説見于成公文集中乃答學者之問劣舅嘗摘抄此二帖説得甚穩當而好世人知成公者甚淺往往以此文為成公之學盡在是矣非也近年作時文者多讀之固不可無然極好者不過數十篇多在前半冊後半冊劣矣劣舅嘗選之他日却申言其目也

問乾淳大儒南軒東萊不及文公處及所以不同處如何

答曰乾淳大儒朱子第一人次則南軒又次則東萊朱子建炎庚戌生張紹興癸丑生吕紹興丁巳生趙氏再造天生三賢宇宙間之間氣也以天資論東萊最高以文章論東萊文差高古以學問論則朱集諸儒之大成南軒固不及東萊遠不及矣所以然者有二說一則張吕之年不及下壽而朱子年七十一一則吕之學幼年

頗雜朱子嘗謂伯恭之學自史入看粗了眼所以後來看道理不精細南軒固不雜亦不粗然比文公終較低一籌使二公而天假之年豈止如今日之所觀哉南軒有壽稍可以及文公東萊有壽恐終未能及文公也然二公實文公至交畏友其生也文公敬之服之其殁也文公痛之惜之今見文公語録文集中班班可考

問西山讀書記北溪字義勿齋字訓三書孰為

无精

答曰北溪陳公淳字安卿漳州人朱子守漳州謂人曰其守漳獨喜為吾道得一陳安卿耳此公在朱門秀出于儕輩字義一書玲瓏精透最好啓發初學性理之子弟而其極至處雖八十老翁老師宿儒不能易焉西山真公德秀字景元後改字希元建寧府人戊戌生二十三年而朱子歿不及登朱門而學朱學甚精博初登科後中詞科多與朱門高弟交游於周程張朱之學升堂入室非誠齋之徒可比真儒者不可以文士目之也

平生著述甚富有學問文章政事又非徒如北溪之有
學問而已也讀書記一書旣博且精凡諸經諸子諸史
諸儒之書之所當讀當講者皆在焉乃有載籍以來奇
偉未嘗有之書也學者果有志于學檢其書可以統宗
會元質百聖而不悖俟百世而不惑緻庵程公若庸字
達原吾邑汊口人于朱學甚用工近年吾邑前輩之可
心服者此其尤也增廣字訓一書乃因程端蒙之字訓
而充之亦甚好會聚前輩之議論而間出巳意以折衷

之但以之啓蒙後進則不如字義之活而易看要之此三書皆不可不看而讀書記尤博大精微可以該彼二書而彼二書不能該此一書也論來許多道理三公之編集議論皆不甚相遠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無吾墈自求而自入身精看熟考之如入大山巨海竒貨異寶隨取隨足今徒問人曰某處有寶某處好寶多未遽見其有得也方虛谷撰其先君事狀末云某之看性理自西山讀書記入

問孫真人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山谷云不以世之毀譽愛憎動心此膽欲大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心欲小也此解亦未盡如何

答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此二句妙甚其妙意全在兩箇而字上膽當大然全要心小濟之智當圓然全要行方濟之人要希聖希賢如云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及程子云不可將第一等事

讓別人做此膽欲大也小心翼翼有事君之小心此心欲小也膽大而心不小則是世之粗心大膽人矣智者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此智欲圓也立身行已端嚴方正如所謂簡而廉廉乃廉隅方整之謂此行欲方也智圓而行不方則是世之乖猾無行檢人矣膽大而心能小則志雖高而心每下其膽大者始不至于粗智圓而行能方則智識圓轉而大閑不踰其智圓者始不流于狡山谷解膽欲大一句誠說不盡自學者之末用言如二

程年十四五時便慨然欲學聖人自已用言如孟子當大任而不動心皆膽欲大也心小說得近之亦未盡凡謹慎不敢自大皆是心小所以程子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為法矣

問元裕之云柳子厚唐之謝康樂陶元亮晉之白樂天此說如何

答曰謝康樂靈運謝玄之後襲封康樂公以放曠不檢束遭禍柳子厚陷叔文之黨亦卒貶死以之並說亦自

頗是陶元亮忠義曠達優游樂易以白樂天比之亦似之但優游樂易相似而論其至到處樂天不能及淵明也謝柳細論亦自不同陶白所遭之時亦不同也元公之論亦過求耳不必如此立論姑置之

問黄山谷陳後山之詩如何

答曰黄陳自是艱苦了詩所以言志詠性情何在乎此學者傷于下筆之容易則不可不以黄陳嚴束之不要偏向從一邊去自帶眼珠認取各人好處而學之戒其

苦澁太枯淡處勿學可也

問程子云除却神祠廟宇人始知為善張南軒云此程子晚年語人始知為善一句尤難下

答曰今人多靠神祠流俗之弊極矣畧不用力于人道之所宜此便是為不善而徒惑於鬼神之不可知此便是泥事神所以去神祠而後人為善也必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然後始能用力于人道之所宜如吾家不燒香作福則心心念念只管理會理之當為者他人家無一舉動不泥鬼

神少間道理當爲底事皆放下了世之不孝不弟不忠不信做賊的也去求神許福以保其無狀豈非泥事神故全爲不善

問詩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集註云凡詩之言善者至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觀此言蓋謂詩之大要不出美善刺惡二者讀美善之詩觀其善以爲勸而善心有所感發讀刺惡之詩視其惡以爲戒而逸志有所懲創皆欲正

吾心而使之無邪思此文公之説也呂成公讀
詩記此章之下取王氏之説曰思無邪一出于
正桑中詩後一條有云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
學者以無邪之思讀之閔惜懲創之意隱然自
見于言外蓋謂作詩者讀詩者兩皆無邪思此
成公之説也文公集讀呂東萊詩記有云孔子
之稱思無邪也蓋謂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
要歸無不出於心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

耳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又詩記序中亦有不滿之意其他指摘言之不一而足似無俟乎後人之議論矣方秋崖云孔子删詩何取乎删也傷風敗俗之辭不可以明示天下來世者則删之墻茨諸詩所謂言之則汚口舌書之則汚簡牘父不敢以訓諸子師不敢以訓諸徒岳意其決在删列何以言之禮記左氏諸書所引逸詩其辭皆雅正夫子猶删之則淪三綱斁

九法如牆茨諸詩删之決也秦火之燼漢儒亂之火于秦者不能盡記而孔子所删之詩流傳習熟于口耳者猶在亡者不可復姑取其在者以足之此漢儒之罪也王魯齋詩說云竊謂桑中溱洧非淫奔者自為之詩彼淫奔者有此事而旁觀者有羞惡之心故形于歌詠以刺譏其醜譬如今之里曲如賺如今連篇累牘形容狎邪之語無所不至吳仲文曰為善而發于歌詠則

令聞益彰為惡而發于歌詠則遺臭益遠所以讀詩者因詩之善惡而有感發懲創之心也自古淫亂之人未有不殺身亡家者也聖人所以著之于經者使後世為惡者知雖暗室深閨之所為亦無隱而不顯聖人既存之以示萬世後人讀之豈不可以為戒如麀聚之醜牝晨之凶則其可醜可惡之尤者使聖人删之則後世之昏淫穢亂于奥戶綺疏之間自謂隱密其誰知

之將肆于爲惡而愈無忌憚矣聖人存之將以扶植天命民彝所以關世教而存鑒戒又况詩人之用心忠厚譏而不訐刺而不訦其詞紆餘而不暴含蓄而不露舒徐而不切委蛇而不直往往取夫草木禽魚寓意焉是人之惡固深矣其刺之欲言而復默而不欲盡言之使人逆其意而讀之意在言外是譏刺之中有忠厚之意也孔子曰放鄭聲而存鄭風淫奔之詩者何也蓋

存之所以見風俗而垂鑒戒絶其聲于樂以為法而存其詞于詩以為戒二者並行而不相悖答曰朱子嘗謂東萊之論瞎了一部詩眼虚谷亦是看未破故兩說並存之賢𭧂已看得是無可疑矣　詩者樂之章以其音韻播而為樂雅鄭本詩也播之樂則為樂

問虚谷云詩所以言性情理勝物淡勝麗楊柳依依雨雪霏霏謝安石謂不如訏謨定命遠猷

辰告予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無下文可乎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不讀全篇可乎似欠分曉

答曰理勝物淡勝麗六字最好不特詩如此文亦當如此淡與麗應理與物應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無論其分數滋味則當以淡與理為主物與麗為賓謝安石之說記得是世說所載固足以救風雲月露流麗綺靡之弊方公子予謂之下欠標撥分明關雎二句無下文可乎是謂有物之麗不可無理之淡也天載二句不讀全

篇可乎是有理之淡不可無物之麗

問三山老人胡舜陟文有云孫子曰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光武之破尋邑衝其中堅李光弼破史思明兵擊其最堅處因其亂也亂則堅易擊堅破則衆潰矣竊謂二事不當作如此說如何

答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此兵家常法也至或有攻堅者則擒賊先擒王之意又活法也光武昆陽

之戰乃是以少擊衆以精銳擊驕惰尋邑戒諸營不許動獨以所部當光武故光武直衝其中堅可以破之光弼之戰值思明劇賊掠敵故以死戰決勝問何方最堅命白志忠當之又問何方最堅命賈復當之待大將旗三至其地則萬衆齊又古今戰陣之最好看者此一戰也不問其孰為至堅各命猛將當之而浪與之戰其敗必矣戰之方殷彼此方困憊而萬衆齊奮出彼不意故摧堅陷强此又一活機括所以取勝非因彼之亂也胡

舜陟之論未為的當不必泥亦不足辨

問秋崖集曹弘齋以為竒巧異峭欠尊重典刑儷語尺牘驕矜詭譎其論如何

答曰秋崖亦近年之高才時文議論策皆高其集中散文勝四六與詩散文好但太做作欠古氣詩五言律無一句可取七言律多起得鬆後對聯全欠精妥絶句間有好者四六多不合法亦多有高人處不可一例非之弘齋言此似亦太過如默祁之後生拘拘步武惟知有

秋崖者非也全然鄙斥之亦非也采其好處戒其偏處亦何不可蹈常襲腐之資斷斷學他不得温純造詣之士又不屑學近年名公如劉後村李梅亭劉須溪皆有好處亦有不滿人處當隨其所長而取之則皆為我用權度在胸中難以言盡

問謝疊山文董師謙謂其本領宏濶而波瀾演迤初欲彷彿東坡其究實似葉水心陳同甫竊謂水心同甫全不同水心鍊字鑄辭極其奇俊

同甫跳蕩豪邁之温潤氣疊山有東坡同甫之雄偉與水心無相似處如何

答曰水心辭勝同甫氣勝于理皆欠不足深法疊山文不多見大槩謝公才氣高故所言所行亦卓然不羣董說拘贅而不的當前輩謂鎔鑄百代而已今如何說渠只似某人而不似某人不必如此多方比擬

問虛谷五方災辨云别頭首選見忌權臣彼譖人者翹村之實其誰落第移怨他人駁放之議

鼎沸縉紳又云親家舍沙門生反噬顧聞其事

答曰方公壬戌別院省元似道忌之謂是呂師之客翹

村之賓謂廖瑩中號葯房賈之愛客廖之子亦赴別院

省試不中故尤忌方而譖之當時喧傳謂將有駁放方

公之事親家舍沙謂程淳祖雄甫號鍾山門生謂黃斯

覺方公守睦時黃乃幕下士以杯酒間失歡附程而攻

方方北行乃此人受嗾而攻方公也

問高祖之父當如何稱

答曰前年冬會曹弘齋於邑亦問及此渠謂程伊川文集中嘗論此只當就始祖數起為第一世次為二世祖以次而下又引秦始皇二世三世以至于無窮吾竊以為士庶人之家不比王者與諸侯王者則的有始祖諸侯則以始封之君為始祖自難的指豈可以秦為比如經傳所云皆是吾身推上去如云四世而緦五世祖免四世謂同高祖五世謂同高祖之父又左傳載孔子家事弗父何正考父處杜註並是自孔子數上去或六世

七世並不是自上數下高祖為四世祖然既有高祖字可呼不必呼四世祖高祖之父為五世祖高祖之祖為六世祖甚當縱伊川有此說惟從其的當者決不可隨聲附和而不考究

問潔靜精微四字

答曰經解說諸經惟易與詩最當詩真是溫柔敦厚易真是潔靜精微精微二字自不待言潔靜二字要人體會朱子易贊曰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此潔靜之意味也朱子語錄謂說易當如燈籠光明

潔靜常恨燈籠不合有柱與罩子若能合柱與罩子俱光方妙觀此可見精細觀易方能會得筆難盡也

問司馬温公不信風水欲焚其書禁絶其術慨乎而未遑也程子惟五患是虞吕誠公楊誠齋羅鶴林近年文敬所方虚谷俱不之信而朱文公語録載公一日因談地理曰程子謂擇草木茂盛處則非不擇地矣吕伯恭謂只就平地上胡亂便要塟不知此理固不可知有其理而故

意不信尤不可是文公又深信之蔡西山酷喜此說舂陵之行卒坐此葉水心曰朱元晦聽蔡季通預卜塟穴門人裹糗行紼六日始至乃知好奇者固通人大儒之常患也曹弘齋曰朱文公論山陵以越土不如富陽今而言驗西山自營其家冢墓指時計效亦復奇中則有此事有此理未可以茫昧視之也曹公亦深信之豈惟世俗迷溺而不可解文公為排異扶正之大儒

其好尚亦自不同如此則其書術果能焚禁乎

曹氏四墓一低山二心田三尖山四楓林㙜師

為言幾時必貴貴必盛越三世而第進士者曰

矩知遂州四世而第者三人曰夬嶶州倅曰文

嚴州縣丞曰及官至主簿六世而第者一人曰

復軍器監簿又十世而弘齋也尊舅十一世祖

晧之㙜陳潭地記云女生尚書男做侍郎其後

公第二子倪入大學為前序孫嘉會繼入太學

嘉謨迪功郎嘉善咸寧宰曾孫熙入太學有華
將仕郎翼入太學為前序倅信陽尉玄孫唯正
科應城尉行簡太學上舍慶勉正科福州倅應
午鄉貢進士雖侍郎之言未應其後亦畧顯矣
女生尚書實為竒中公之第四子與女四娘
適外里程少傳昳生尚書文簡公大昌操術如
此輩亦不多得善積者慶餘源深者流長惟能
吉方寸之地故能緘抔土之吉立表于前取償

于後天不過借葬師之口以發之耳至謂朱蔡之言驗則三代時未有郭景純之術治莫盛徳莫加歷年莫遠使有國者不修政事以延無窮之基惟泥乎此禍可勝言漢之封侯者多起于

椎埋豈其祖父墓基之乎

答曰風水之説自司馬温公之後闢之者多玉髓真經一書乃蔡季通發揮真是奇偉此人文公之畏友文公必因他説動了嘗云吾為晦翁卜一地不過出身後三

公吾家自卜之地當出生前兩府然後之為宰執者時來則為何必拘拘盡出于地楊誠齋最不信此其春雨亭記及尺牘中數簡說得極當可信虛谷作孫君山經序亦妙皆可破俗人風水之謬嘗謂且做風水之說有之地有定而求者無窮依稀似好地者皆做盡安得青山頭尚有好風水者乎若要埋人家已埋之地此心可誅豈有興發之理深思熟慮證古傷今只付之不足信可也但是一說可憂可慮世俗圖風水之說深入敝錮

誰能燭破而不之信今吾儕却自見得破矣但恐既歸三尺土子孫或有禍患泥于枯骨從而改掘雖智者不能為身後之防但自存方寸之地以塟圓穹之天感格得孝子慈孫不如此無理庶幾可免然亦不必慮此在世上一日則做一日好人讀一日好書死後萬事皆空自有死而不朽者不在朽骨上近得胡澹菴先生集内有與羅生尚志一帖極好今録于此其啓秋熱想與尊幼吉健向張成來收書知侍奉老嫂甚竭力六舅母

葬事良苟留意須吾塲自往水北一帶三二十里閒尋
土厚水深如温公說足矣如得地却同詠弟卜之巳戒
張成準備鞍馬此書到便下手尋地世閒人未有不死
者死未有不葬者何患無地禮記云擇不食之地而葬
我焉不云擇陰陽向背也九經十七史老舅却曾涉獵
並不說壽夭富貴由葬地吕子云長平四十萬人死非
葬時俱犯三刑南陽多近親非葬時俱當六合此說甚
善俗儒不讀書不見古人議論溺于陰陽之書背孔孟

之道戒之慎之若不從吾言勿踐吾門勿受吾教切切不一　澹菴妻劉氏提刑之女隨夫貶謫海嶺十五年先歸而死澹菴量移留衡州未得歸此叮嚀乃甥為擇地而塟擇地卜地只是聖賢家法不是今山人家法詠是澹菴長子想其年幼在羅甥下未甚更事誠齋師胡公故躬行學問文章大畧祖之若曹氏地記之驗及吾家陳潭地記之説不過相傳如此恐其中或帶一半虛無捻合往往如左氏之論過後脩補粧撰耳

問羅鄂州爾雅翼其議論太牽枝帶葉如何

答曰此書博矣好處可以廣人之識見者儘多可恨處牽引失其精當者不少內引三百篇之詩處多不是當編一節本

問朱子云康節以品題風月自負其實勝似皇極經世書如何

答曰此一節亦可疑經世書乃人間奇偉之書康節問學盡在此惜吾輩有識不透處亦實有不必拘泥處擘

壤集乃述其平生快活之興趣康節之餘事也天根月窟一詩乃一部詩中第一首而一中造化心上經綸之縣次之賢甥以為如何

問曽茶山問胡文定公曰孔子何故不闢老子答曰以其說未定故彬謂文定此說未當前輩謂老子書後人託為之然以德報怨之語見于老子矣如何

答曰孔子嘗問禮於老聃說見禮記曽子問篇觀其荅

語于禮之纖悉常變皆子細而老子書有云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可見是偽書非真老聃作也以德報怨是當時世俗有此近厚之言後來為老子書者亦及此耳不必以有此句疑其為孔子時已有此書也

問孟子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朱子云艾美好也程文簡公考古編孫季昭示兒編皆云艾字徧考載籍並無美好之說曲禮魯頌荀子皆訓艾為老孟子艾字解不通陳晉之政

少艾為少女不經之甚孟子之意即妻子具而孝衰于親之義少艾之少上聲如夜未艾之艾言少時慕父母及知好色則慕父母之心少衰減此說亦通然謂載籍皆無美好之說屈原九歌云竦身長劍兮擁幼艾非以艾為美好乎要知此等處非大道理所關文公之解是矣程孫二說亦不可廢如何

答曰此說俱嘗聞之終不能逃朱子之訓有楚詞可徵

但以上下文通例之俱是實字慕父母慕少艾慕妻子慕君一樣文勢安得第二句獨爲慕父母之心畧衰矣況此等亦小小文義章指初不在此若欲講論不畧細微則只據朱子之說足矣程孫之說亦通存而知之可也

問少儀曰無訾衣服成器朱子曰訾思也思此則疾貧饒雙峯曰訾只當是毀之之義所謂成事不說他人衣服器用初成不可訾毀之如何

答曰訾讀為茲訓為思謂思此則疾貧此鄭氏註想朱子據此言之饒說儘通訾茲二音音紫則當從饒說音茲則訓為貲財亦通貲訾貲通用前漢書景帝紀訾筭十以上司馬相如以訾為郎後漢張楷謂樊英以不訾之身怒萬乘之主皆是以訾作貲字用已之衣服成器毋以之為貲財如王制不鬻于市之意一說也見他人衣服成器不可便計筭其所直亦一說也後一說頗說得尋常輕薄人之弊出吾每每見人如此此一句無甚緊

要既無先儒一定不可易之説不如兩存而闕之　此句孔疏及諸家多略之僅有嚴陵方慤輔漢卿廣二家説方曰衣服以致飾成器以致用苟區區言之奢侈生矣此説近乎毀譽然不分曉得非訾有之道乎然言之亦何害輔曰訾䜛慕望之也位至衣服自備禄至器用自周亦杜撰無證據無義味

問弘齋跋尊舅深衣説謂魏靖齋克愚守獻日始製深衣賜紫陽生靖齋乃尊鶴山精于九經

疏義是必合法又謂讀文公家禮有味焉然習
而不察一仰成於縫人曹公蓋謂魏所製者合
法矣乃後來縫人轉相倣傚遂至失真而不合
法竊謂文公家禮深衣一段元不合法靖齋依
文公所言以製使家禮不失文公及改之豈終
于此而已乎是皆後儒之責非縫人之責也其
論為的當如何
答曰跋語實未為的此意蘊之于中久矣未嘗說出今

因賢甥問吾去年抄衛民禮記集說于深衣一篇自謂考究詳且精紛紛贅說多不抄内有楊慈湖一段可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吕氏小要取名之説亦祖述鄭氏玉藻篇註非吕氏創為之説但鄭註深衣含糊可笑

楊慈湖曰短毋見膚長無被土此言其縱也續衽鉤邊此言其衡也自旁而數之衽居其端也古之衽今之襟也深衣屬裳則當續衣之衽使之長與裳齊也上狹下廣其邊如鉤言其旁曲也于體為宜玉藻曰衽當旁

此之謂也康成誤釋之穎達誤疏之以幅為袵郭璞註方言亦謂袵為襟　方氏曰袵襟也與裳相續故謂之續袵右二家之說已成二千餘年後方見之與鄙見不謀而合

問鮑魯齋著天原發微先論太極由太極有二氣故動靜靜動之說次之虛谷云動靜者舉周子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者對言之陰陽有對待有流行而理則無形所以動靜者陰陽之

氣為之也謂太極含動靜有動靜則可謂太極便是動靜則不可黄勉齋謂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太極不是會動靜底動靜陰陽也氣也所以圖解曰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所乘之機四字最難看蔡季通嘗問朱子所乘之機如何下得恁地好朱子微笑執事又引蔡季通動而生陽以上更不容言此十字尤精論陰陽而求其端于動靜之前論天地而求所以然于天地之

外此皆不容言也靜動者舉一歲流行者觀之而見其動根于靜言之也有十月之坤而後有十一月之復然坤非無陽天之生意未嘗絶也九月十月而薺麥蒜生早梅水仙花發萬木葉落一葉之本各有一芽枯而非死此乃元貫四德貞中有元春貫四時冬中有春第風霜之凛冽者在外萬物于兹歸根復命以避肅殺龍蛇螻蟻蛙黽燕鶯以蟄全生則暖在土中井泉不

竭則陽在地底雖靜極而未嘗無動也以此觀
之則王弼天地若以有為心則異類未獲存之語
不攻而自破矣決當去之鮑云朱子謂王輔嗣
說與濂溪同朱子已說過亦未可少先生皆以
為老氏之論然乎哉虛谷云王弼曰天地以本
為心者也凡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雷動風
行運化萬變寂然至無是其本矣故動息地中
乃天地之心見也若以有為心則異類未獲矣

故回斷斷然非之曰此老氏之說也易乾卦之象傳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朱子曰元亨是動發用在外利貞是静伏藏在内又曰性情如言本體元亨是發用處利貞是收斂歸本體處又曰天地之心别無可做只是生物而已又引碩果不食而為說曰到冬時若無生意矣不知此時却又收斂在下毎實各具生理便見生生不窮之意朱子明言天地之心與

生生不窮之意如此而邪乃云寂然至無是其本矣則是死殺了天地之心木實草子之在地中者凍至死乎既無凍死之理則是有生生之意有生生之意則是天地以生為心其謂若以有為心則異類未獲存矣當一筆勾去虚谷又云周子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朱子曰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静貞者静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静循環無端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始

而成終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
主于静惟主于静故其著于動也無不中節而
不失其本然之體矣此執事先論動静次論静
動也即通復復通四字之異名也但先論動静
次論静動其歸于坤也意其必有所主鮑答曰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朱子曰元
亨是動發用在外利貞是静是收斂歸本體處
雲龍謂此與下段通復之意同人能主静而不

失其本然之性則動無不中其節矣詳味此條歸重貞字上朱子曰正者貞之體也謂之體則體用一原之體萬象森然已具之時又曰貞者誠之復也謂之復即實理歸藏在内如成之者惟萬物各正性命是也其寂然不動之時即感而遂通之際貞之前是利是動極而將靜之時而貞之體即自利中來故曰利貞者性情也貞之後便是元是靜極而將動之時而貞之體即

由元而見故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然則貞也者其居動極而靜之終靜極而動之始乎動靜之間以貞居之程子以正固二字釋之正即純粹至善固則凝定有守邵子曰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此之謂也周子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此時此際無欲故靜而仁義中正粲然畢具于内此所謂誠之復而性之貞也果而確至正而明達以之

酬酢萬變而一天下之動則動自定中發矣非所謂元亨誠之通乎朱子曰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于動愚曰衆人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蓋于貞固上欠下工夫又曰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于靜愚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此聖人所以于貞靜之地而加之意焉彬謂勉齋所謂太極不是會動靜底動靜陰陽也氣也三句有病當云動靜陰陽也氣也所以能

一動一靜一陰一陽者太極之理為之也鮑謂朱子謂王弼説復與濂溪同必非朱子之言王弼幽沈仁義罪浮桀紂鮑宗周朱之説而又取王弼之説是祖述堯舜而憲章桀紂也其學不純正虛谷提出通復復通四字亦誤如何

答曰吾初在郡於石梅林所見天原發微閱其目録太極下偏註云元名沖漠嘗笑曰如此不可知何年改今名太極乎徐閱之見其攬取議論亦有不可少處亦不

易得惜未見其全集難為剖判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如人動靜如馬馬之出入往來人乘之則如此語録中嘗説矣細味之自見勉齋鮑語之非𡖖所指摘皆是元亨利貞天道也仁義禮智人性也周子變禮智為中正仁屬元義屬利中屬亨正屬貞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主乎義與正之靜以行乎仁與中之動葢體天道以為用工之地非是于貞上下工夫也天道人性混言而無别不可也大槩鮑之語

不精徒泛濫而無歸宿虛谷切磋之一一皆是他不肯遽服義又騁辨以應之執迷處固全非稍服者亦近贅如甥所指貞之前是利一段欠精妥當云貞之已然是利是動極而將静之時貞之體即自利中來貞之將然是元是静極而將動之時貞之用實于元中見是貞居動極而静之終静極而動之始此艮所以為終萬物始萬物者也至引周子動而無動至静而無静來解文公之註真贅矣聖賢先儒所説移一步換一形有南北相

遼而可引證者有只隔一兩步而不可引證者必能致廣大而盡精微始玲瓏精透殆難乎其人也虛老其庶幾乎

問發微有辯方篇虛谷云辨方者謂造化以北方為首朔易二名龜蛇二物罔冥二義人身二腎以明冬至子半前半月屬舊年後半月屬新年分一月而二之亦見前段主靜之意回謂執事之學稱揚子雲者多而參以邵子陰陽之間

之見然考之先天圖萬化生于子復卦之下惟震之一畫見天地心靜不終靜靜爲動根動靜靜動間不容髮執事謂合王周程邵數說觀之是也然王弼與正義不是吾儒學問終可疑又云冬至子半前半月屬舊年後半月屬新年夜半子時前四刻屬昨日後四刻屬明日因而衍爲玄武龜蛇之說又謂正而固爲貞有二義是也然堯典朔易二字與東作南訛西成並是一

義若謂西北方為朔豈非詩所謂城彼朔方今
云靈武曰朔方在長安之西北凡燕代長城以
北皆謂之朔漠北方之首為朔首劉摯東平府
人為朔黨古註北稱朔亦稱方言一方則三方
見矣北稱幽則南稱明可知也蔡九峯曰朔方
北荒之地今分西北為朔恐未安謂朔易為二
義以配罔冥亦未安朔指地之方所易指事之
更易非二義也伊川書解北方曰朔方者朔初

也陽生于子謂陽初生之方也平察終卒而反始所當更易之事也成今歲之終又慮來年之始如彼北方終其陰而始其陽故曰朔易此解極佳方以所言易以事言終始二字尤佳鮑谷云以地理方所言之則曰北方曰朔方以包涵義理為言則變文曰朔易堯典三方皆言東西南獨不言北而言朔易三方皆言平秩而獨此言平在蔡九峯解朔字謂萬物至此死而復蘇

猶月之晦而有朔既明其有二義矣又解易字謂冬月歲事已畢除舊布新所當改易之事月令言數將幾終歲且更始程子又曰北方終其陰而始其陽朔易二字分為二義尤明白玄有罔有冥釋者謂乾貞一德而罔冥二焉謂冥當為北罔當為中正與朔易相為對待者也此正固兩義龜蛇兩物人身兩腎皆謂得于北方朔易之象因是推之坎北方卦也亦二義在先天

圖本一坤卦在此乾以九二之竒下入于坤六二之耦于是成坎之象兩合為一一又分兩竒耦耦竒生生化化變為十百千萬之不齊者不逃乎坎精之兩彬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動前是靜陽前是陰所以難截然界斷言之造化以東方為始如夏時首寅正論也以北方為始如周殷首子丑又推本窮原之論亦可通但謂朔易為二名非也又引太𤣥罔冥尤非伏羲畫卦

未嘗名之曰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
易之名始于周然周易之名雖始于文王之彖
卦而朔易之義先見于帝堯之授時其曰東作
即易所謂萬物出乎震南訛即易相見乎離西
成即説言乎兌朔易即勞乎坎成言乎艮西成
三時農事之成也艮之成四時歲事之成也文
公解易曰變易交易朔易即今歲之終來歲之
始終始之間有交易之義歲事將畢除舊更新

有變易之義朔以方言易以人事言方公盡之尚復肆辨鮑所主者在玄乃差處玄黑色也老子多言玄取暗昧幽深之義書言玄德取幽潛之義易言天地玄黄以色言今以之名其書有何道理只太玄之名便自可惡揚雄學不識性仕于新莽朱子書曰莽大夫揚雄死其人其學可知鮑喜談揚雄王弼京房可見其學不純末言坎卦亦贊一兩奇耦之語尤謬

答曰北方終其陰而又始其陽如艮終萬物始萬物是

朔之一字自具二義不是朔之與易二字分具二義也不言北而言朔如月晦而復朔有終而復初之義記禮運或云皆從其初或云皆從其朔朔即初也可見朔字自具二義易字亦自具二義易今歲之終為來歲之始凡兩年交界閒所當變易之事是也

問虛谷云地者静而不動之物故朱子詩曰隤然千古存鄭註考靈曜地有四遊升降之說竊所未喻關洛諸儒並不言及日行南陸則短行

北陸則長南而北北則短而漸長北而南則長而漸短日有黄道是也緯書所傳恐當商畧又按四游之說詳見爾雅疏釋天第八末云或據理是實或揣虚不經似微詆鄭註惟張横渠亦有升降之說仁宗朝太史局著景祐新書論天體削去四遊升降之說鮑答云張子曰地有升降日有修短曰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虚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又曰一晝一夜之虚盈

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非四遊之說乎朱子曰四遊升降不過三萬里東西南北皆然又以大盆盛水以虛器浮其中驗之四邊定四方若器浮過東三寸以一寸折萬里則去西三寸亦如地之浮于水上蹉過東方三萬里則遠去西方三萬里南北亦然然則冬夏晝夜之長短非日晷出没之所爲乃地之遊轉四方而然耳鮑又謂天包地外浮之以水虛谷云此語體認未

至程子曰地特天中一物耳凡有氣莫非天有形莫非地未聞地之附乎水也五行謂天一生水而土者水之查滓以成地天之形半覆地上半繞地下苟如此則天形之內水居一半也有天然後有地有天地然後有五行地固不能敵天之大水亦不當過地之多以意推之天形之內皆氣運轉其南北兩輪後高前下乃其樞軸不動之處其運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風之旋

當晝則左旋而向右向夕則自前降而歸後當夜則自右轉而復左將旦則自後升而趨前升降不息是為天體而實非有體也地則氣之查滓聚成形質者但以其束于勁風旋轉之中故得以㯲然浮空甚久而不墜爾黄帝問岐伯曰地有憑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亦謂此也又曰天之氣運轉不息故閣得地在中間如弄椀珠者運轉不住故在空中不墜少有息則墜矣當以

此說為是如何

答曰此條所疑良是見蜴之學識進處可喜四遊之說平昔不信之朱子語錄此條可疑非定說也末所引二條却是定說所疑水浮地之說端的是如此不必說有撐之者孰綱維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莊子之論已及此造化之機緘必有主宰之者但地端的至靜不動無水浮而移動之理鮑老大槩好奇喜異易曉易見者不信必尋難曉難見者虛翁之說皆穩當橫渠縱偶及四

遊亦何足憑吾儕所信理而已矣多有雜書引孔子之言可盡信乎只禮記中載孔子之言吾所不信者多横渠之學其所著述雖西銘極精粹正蒙中間有極好處亦有不可信處不如二程之精粹者多其可疑者多是門人記錄之訛

閒發微有歲會篇者元會運世之說也虛谷云

劉道原通鑑外記謂開闢至獲麟二百二十六萬歲分為十紀大率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年邵

子一元開闔却只有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彼何太脩此何太短且一元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盖以一歲始終十二月測之亦以一日一夜十二時觀之以一歲三百六十日推十二月自子至午始陽用事而春常治自午至子始陰用事而秋常亂專以氣數論亦有此理然氣數又繫人君轉移修德用賢或當亂而亦治氣數不可泥也若論氣數而無範圍彌綸

輔相財成天地之人則生民之絶久矣其所謂
第三會始寅開物至戌會閉物人物消盡十二萬
九千六百年一半為黒暗晦昧之時誰得之目
擊而以意揣摩之恐未必然也故程子不肯學
邵子之數彬謂自子至巳為息數自午至亥為
消數何可于此分先天後天此鮑之妄説朱子
語録云堯舜時在午今在未看來天地今古大
氣數極盛時已過了宜其愈降愈下不能及古

治之盛康節之說與道原不合虛谷又述鮑氏之妄說云京房卦氣揚子因之為太玄邵子因之為經世回不以為然虛谷又云前朝歷必書坎震離兌與夫羣公卿大夫之名于歷中七十二候亦書之今歷皆去之惟于一月之首書六候亦不失為歷焦氏易林今傳于世一卦變六十三卦四千九十六古其辭甚率然京房得之以殺身揚子又以艱深文淺易為太玄亦終至

于敗名京房病在于泥數而昧理揚雄病在學
老氏之靜而不知動邵子高妙開物閉物之說
存之可也不亦小待天地乎詩云冬至子之半
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則冬至
節十一月中陽已復矣六日七分之說必謂更
隔中孚一卦六爻而後陽復如此則康節詩不
可用也凡胷中一有滯凝則道理不容不問
答曰劉道原之說不知何所本似茫然無統紀邵子元

會運世之說當可據一元有十二會一會有三十運一運有十二世一世有三十年一年有十二月一月有三十日一日有十二時大則為元會運世小則為歲月日時甚有統紀朱子語録中亦屢提掇甚是其說但謂寅開物戌閉物至戌亥會則人物亦消盡是以天地造化為有終窮紀極矣記蔡西山有一段及此或問戌閉物以後如何曰消極為復息無有終窮之理此說則是天地又重開闢一番今亦未見得確是如此自堯舜至今

不過三十六百餘年未申酉戌尚有四個一萬八千年
一治一亂相因多少番覆且寬心存此說在胷中信之
可也不盡信亦可也半明白半黑暗如曰半治半亂半
好半不好云耳前朝歴必書坎震離兌羣公卿大夫之
名此正李溉圖之說羣公卿大夫似是杜撰魏鶴山喜
太玄証之朱子語録甚笑雄之拙真是不可行之書
閒虛谷云道之大原出于天此董子語疑尚有
病是太極也未有天先有道既有天道在天中

及有地道在地中至于有人有物則道亦不離人物之中故曰一物各具一太極邵子曰太極已見氣也亦有病則太極有迹矣謂道之大原出于天則是先有天而後有道矣原本也宜曰道者天之原而天之形象氣數萬物道之末也器也彬謂道猶路也當初命此字是從道上起意人所通行方謂之路道之大綱是日用間人倫事物所當行之理衆人所共由者須是就日

用人事上說方見得人所通行之意親切若就
此推原來歷不是人事上𠜊地有個道理如此
其根原皆自天來故曰道之大原出于天此語
似無可疵如何
答曰道之大原出于天此語自穩當包涵無盡道理無
可瑕疵也文公嘗引以解中庸首三句觀子思自源頭
說下來率性之謂道原於天命之謂性豈不是道之大
原出于天不必引太極生兩儀為證道出于天是下一

截說話天出于道又是推上去上一截說話兩不相妨

邵子此句可畧已見氣固非未見氣亦不好

問發微天樞篇引馬季良曰太極北辰也虛谷曰茍如此則太極有此北辰之可指涉於物矣涉于氣矣周子無極太極恐未有此北辰也彬謂以北辰為天極則可謂太極為北辰則不可如何

答曰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如何生兩儀天地如何是北

辰生日月四時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氣如何自北辰而生他尚曉北辰不破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運轉不停而以南北極為樞兩頭如椿局定不動以榦旋十二辰二十八宿之運動者也如磨然亦如射糖盤子然謂磨齒之數百路射糖盤子之百數十黑點自內之磨心與盤中椿子而生可乎

問虛谷云西山夜氣箴亦是偏見本是戒祗席之欲參之孟子本旨則全失之旦氣晝氣夜氣

者以為旦晝梏亡太甚則雖有夜氣亦不足存人須於旦晝應酧之際省察克治為善而不為惡然後暮夜休息又加存養而其氣愈全又足以為平旦清明之助乃若小人終日為非而望其於暮夜收拾悔艾則本然之真已流蕩忘返多矣一榻偃卧身心雖逸其何以救之故西山婦翁楊圭辨所作為不然有王敬岩玭為說以闢之如何

荅曰孟子正意朱子盡之西山豈不曉而過爲是箴哉

正爲沈酣富貴之人荒耽色慾于色易縱故特出已意

發孟子意外之意而於孟子本旨實互相備而無相妨

也楊王方三公之論皆執孟子本意以非之過矣西山

大學衍義中亦載此箴以獻理宗但截去後數語自砭

處蓋以自王者王其君芹其上明謂於孟子本旨若相

違而寔相成凡孟子本旨皆該括備盡可謂盛水得住

無點滴滲漏不須過疑

問大衍之數

答曰天一至地十共五十五河圖之全書也取其中之天五乘地十而得之為五十是五數大而衍之此大衍之數也只當如此說按朱子語録問大衍之數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虛其中金木水火土五數便只五十又虛天一故用四十有九此一說也參天兩地便是虛去天一只用天三對地二兩又五是生數之極十是成數之極以五乘十以十乘五亦皆五十此一說也又數始

于一成于十十衍之而成十大衍之成五十此又一說也數家之說皆不同本義此說某自謂却分曉按本義云大衍之數五十蓋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其說不過如此文公自謂分曉者蓋若上三說之費力也語録又云河圖五十五是天地自然之數大衍五十是聖人去這河圖裏取那天五地十衍出這個數大槩河圖是自然底大衍是用以揲蓍求卦底愚謂河圖全數五十五而大衍只用五十於全數中除却五便是五

十此說自直截但全解大衍字不通內五數以五乘十為五十此本義之說極穩當但當初若云大乘數則妙云大衍數亦欠通竊以為河圖全數皆自內五數而生一得五成六二得五成七三得五成八四得五成九五得五成十是內五數者乃一二三四生數之極而六七八九十成數之本也宜其以此中宮之數而衍之至于五十𡬶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一數小衍之成十五個一大衍之成五十如此則五十五中挑五數以為大衍之

本衍之成五十以為大衍之成如此說然後方周備細密有情有理有味有據康節云陽數一衍之為十隂數二衍之為十二此說證吾之說極妙

問虛谷云左右順逆四字以意為之解數往者順知來者逆只先天一圓圖盡之不必如邵子所說已生之卦未生之卦反為人纏繞也易中往字有二義有已往方往已往之往告諸往而知來者寒來則暑往是也方往之往利有攸往

不聞往教與數往者順是也自子順數至亥是

往是順自亥逆數至子是來是逆此說如何

答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三句在天地定位至八卦相錯之下是結上五句乾南坤北者天地定位也離東坎西者水火不相射也兌東南對艮西北山澤通氣也巽西南對震東北雷風相薄也此正是伏羲八卦之位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亦不過如此即先天六十四卦圓圖之位也起震而離而兌而乾數已生

之卦也故曰數往者順起巽而坎而艮而坤推未生之卦也故曰知來者逆易之生卦則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為次序皆是逆數故曰易逆數也邵子如此說朱子解易亦同極為明白平正順易初不見其纏繞也往對來言正是已往對未來不比單言往者如利有攸往單言往如此何謂之方往之往自子順數至亥且做是數往者順由一陽至六陽六陽至一陰又自一陰至六陰可以如此言有情有理自亥逆數至子是知來者逆何

必自亥逆數至子將來作何用無情無理又如何解下文易逆數也四字全推不去方公此說不可行也由乾方生兌由兌方生離由離方生震生巽坎艮坤皆是未生之卦皆是逆推今先天圓圖中分六十四卦為兩段左邊由一陽而六陽震離兌乾皆是已生之卦比之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却倒了故曰數往者順數已生之卦為順如自今日而說昨日前日此之謂數往右邊由一陰而六陰巽坎艮坤皆是未生之卦其于巽五坎六艮

七坤八却不倒故曰知來者逆推未生之卦為逆如今日而逆說明日後日此之謂知來作如此說則解得易逆數也分明此四字又是總論六十四卦横圖之序也如方公之說不特自亥逆數至子用不著易逆數也尤用不著不應易只是逆數自亥至子全不順數自子至亥乎只以本義六十四卦横圖及圓圖觀之便可見矣蔡節齋曰已往者數之而已未來則當有以知之順者馴也馴其舊迹逆者迎也迎之于未形如逆料之逆

按古註韓氏及繫辭精義中張横渠尹彦明吕與叔及楊誠齋此五家解數往知來逆數三句只泛泛説古易之事全不兼上文天地定位以下解之如今鍾學古之徒筭命知未來事之類甚淺近全不及先天圓圖横圖

此知來者逆與極數知來之謂占全不同知來之謂占是説占卦時事韓張之徒之説只説得極數知來之謂占渾同説了殊不知此三句是結斷自天地定位以下五句也方公謂性理看得好處自不可及杜撰如此

様者又可笑

問虚谷云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程子曰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乎先儒皆以静為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又曰復卦非天地之心也先儒皆以静為見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與周子邵子之説各不同周子於坤上説静專言静也邵子以坤復二卦言静動兼乎一動一静之間也程子謂動之

端言天地之心尤有功于學者第靜非對動王弼之說不然也寂然至無尤不然也動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見又大不然也如謂動息地中則生意絶滅龍蛇蟄而身亦死乎草木落而根亦槁乎天地以生物為心惟恐其不生也故陽氣潛乎地中震雷伏于地下皆生物之心也彬謂人心是有心之心天地是無心之心明道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

答曰謂天地無心乎天地却無作為惟以生生萬物為心是不可以無心言也謂之有心乎却又不比人心有思慮有計較雖以生物為心而實大化流行自然生生只做得無心之心天地以生物為心動之端乃可以見天地之心此二句切實無心之心四字精妙更說不去矣　靜極而動之端乃天地之心所發見也程子之說最切

問虛谷云北辰天樞前面運轉乃專言北斗何

也朱子云北辰無星在北極星内一度有半為天地之樞軸從古人以北極為北辰使果然則一星可也石申謂有五星而執事又云六星當從朱文公說修改求歸至當鮑氏云極中也至中四面星辰環向至北而極故曰北極北極之外又胡為有北辰乎朱子云北辰是那極星邊中間無星處些子不動者是也恐人認北辰不得所以就其旁取一小星以為表識而謂之極

星爾人能認得極星則知北辰之所在矣以其居中故曰北極以王國譬之帝都即北極也天子即北辰也太一有常居者即天子所履之位也名雖異而端居其中一人而已即此說可以破衆說之混淆北辰與北斗大不同北辰自是天之一星以為萬化之樞紐北斗乃是天之七星以為四時標準北辰在紫宫中天極之内一度有半為天心不動北斗七星晉史謂太微之

北日與斗建常相推移于上自是不同北辰居天心而握樞紐北斗為帝車而運轉乎中央傳曰北辰大辰天心也辰居天心而衆星拱北斗為天喉舌斟酌元氣運乎四時一南一北而萬物之死生分一歲十二月辰而建指之以為日月星辰之佐使而北辰則居中無為也

荅曰朱子論語集註云北辰北極天之樞也此語明的可據以北極解北辰以天之樞中言之無北辰北極之

分也以其在北而居中為標凖故曰極北與南對樞軸相當故此曰北極而彼曰南極以其在中宫天樞星處其最中而不動處則正無星而為天壤故曰北辰指在北辰邊一星為記認故曰極星即天官書所謂中宫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是也故北辰即北極不必分為二若北斗則自是北斗與北極了不相關爾雅疏邢昺所作全非方公却取之以北斗解北辰自是紕繆雜斗杓所建以言北極北辰亦不免于糾紛不瑩潔也斗

之魁亦曰天樞名雖與北辰之天樞同而實不同北辰之天樞乃三百六十五度乃三辰五緯十二次二十八宿之樞紐若斗魁不過斗之樞耳決不當以斗之樞來混北辰之天樞也　文公語録數條祝宗道采在語録附譬如北辰章自好看内亦有蔡季通問難一條問得難曉答亦不分曉末句幾㸃不得姑闕之

問虚谷云七日來復正是自午至子七月而陽復聖人崇陽抑陰故于夏至不言京房六日七

分之說以為歷法則誠巧矣除四卦分二十四
節氣餘六十卦多得六日七分恐伏羲文王周
公之易無是也六日七分而冬至陽復其餘皆
六日七分而交一卦恐于易道無相干涉漢上
獨取之有漢上易圖兩大冊其中卦氣圖可改
似當著論以明其不然譬之參同契借易以言
鉛汞於易本指不切也
答曰六日七分之說嘗傳得李溉一圖兼虛谷易說十

篇中一篇專論此甚非之七日來復只當從朱子說所謂六日七分者是于六十四卦中挑出震離兌坎四卦分管春夏秋冬每卦六爻四六二十四爻分屬一年二十四氣震之初九為立春六二為雨水六三為驚蟄九四為春分六五為清明上六為穀雨離初立夏離上大暑兌坎倣此外六十卦有六六三百六十爻一爻當一日一卦當六日然一歲實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是三百六十日外有五日四分日之一無安頓處故

以一日分為八十分五八該四百分又四分日之一該二十分通計五百零三個時有四百二十分遂以一卦主六日零七分七分者八十分日之七也積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後六十四卦一周焉今年冬至至明年冬至整是三百六旬零五日四分日之一强以私意將全易來或去或取將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來碎分强附于六十卦有何意味以吾觀之此等筭術天地間自可無也况于說易尤不必分毫及之且說歷法誠不用六日七分之

説于歴何關京房以是言災異亦如漢儒以洪範五行言災異耳此漢儒之蔽聖賢本無是也漢上乃朱震字子發説易而主此可厭可薄以卦氣配十二月復臨泰大壯夬乾姤遯否觀剥坤十二卦外皆鑿説六日七分方公以為巧愚未見其巧也祇見其牽合穿鑿無稽無根爾吾平生學問是是非非無依違苟且當排闢者必嚴排闢也

問發微有觀象篇者以日月星辰為四象也虛

谷云似與朱子所載邵子畫卦次序老陽少陽老陰少陰不同四象之初只是陰陽老少揲蓍則有七八九六在天為陰陽老少在地為剛柔太少而陰陽太少不止日月星辰在一歲則春夏秋冬暖熱寒涼在一日則子午卯酉旦晝暮夜前輩不識畫卦次序不識陰陽老少四象但兩儀只是一陰一陽兩箇儀兩畫是也象者擬左陽右陰畫在地上耳

答曰四象正名正字只是兩儀生四象為祖下一畫為兩儀一分為二也加中一畫為四象二分為四也又加上一畫為八卦四分為八也邵子為經世衍易圖又與本旨不同于下一畫易分為二指為兩儀者註其處曰動靜于中一畫易分為四指為四象者註其處曰陰陽剛柔于上一畫易分為八指為八卦者注其處曰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在右邊陰陽上少剛少柔太剛太柔在左邊剛柔上蓋以動者為天天有陰陽陰陽之中又各有陰陽故有太

陽太陰少陽少陰而太陽為日太陰為月少陽為星少陰為辰是為天之四象日為暑月為寒星為晝辰為夜四者天之所以變也靜者為地地有剛柔剛柔之中又各有剛柔故有太剛太柔少剛少柔而太柔為水太剛為火少柔為土少剛為石是為地之四象水為雨火為風土為露石為雷四者地之所以化也此邵子經世之四象與易之四象實不同易之四象在兩儀上（易只分老陽老陰少陽少陰陽即剛也陰即柔也易中有言剛柔處不過陽剛陰柔而已）經世天之四象地之

四象在易之四象上正為八卦處以八卦分為天之四象地之四象此又别一說也略本乎易而實不泥乎易據邵子所見以之推天地造化萬物萬事之變化他自深有得于此後學只姑據其說以觀之其作用推測之妙不能知也四象本說只當以伏羲畫卦之圖孔子解易之說及揲蓍求卦之數為本若敷演之說如邵子天地之四象自是形象之象與尋常說天象物象通一卦為大象分六爻為小象之類與易本旨之四象不可混

同為說也鮑氏全書吾所未見不知他本說如何據方公闢之之說似只及日月星辰天之四象而不及水火土石地之四象于易之四象固不合于經世之四象亦舉一而廢一鮑若只及天之四象而不及地之四象則又是一件大差錯雖方公亦有闕遺也　天有日月星辰地有水火土石天之日即地之火天之月即地之水天之星即地之石天之辰即地之土日月與水火合自不必說天星隕地必化為石辰為天壤天上日月星之

外皆為辰地下水火石之外皆為土天壤者天之土也水火土石包了五行石包金土包木此邵子之微意若以土生金土蓄育草木論則土自包金木亦好

問陳同父抱膝齋葉水心題詩二首曰昔人但抱膝將軍擁和鑾徒知許國易未信藏身難功雖從歲晚譽已塞區閭令人但抱膝流俗忌長嘆儒書所不傳羣士遺𡘏刪讖訶致因篳一飯不得安珠玉無先容松栢有後艱內窺深深息

仰視冥冥翰幼要雨髀消要字未的當且令四體胖

徘徊重徘徊夜雪埋後山

答曰抱膝隆中高吟梁甫諸葛武侯事也同甫以武侯自擬故以名齋亦嘗求詩于朱子朱子正與辨王霸答書云若于此有得即是一篇不押韻無音律底好詩竟不為作水心此詩後一截直指同父同父嘗兩下天獄其一是人以大辟罪囚誣之其一是自以酒狂為僭妄事為人所告古無這般豪傑亦不足言也

問虛谷云程懐古玜之文之四六今晚輩或得而議之曹弘齋云洺水文尊重局量大好處極高乃其天才之不可及處而極不好處不少多有容易塌颯處彬謂洺水文有無體製者嘗見其文有一節云乾坤列而道闢聖賢出而道明器鉅者其聲宏量淺者其詞薄才雋而言卓德厚而言淳氣餒而言卑道長而言遠表裏符華實貫斷斷不誣其可揠而長之哉

荅曰先人嘗雜録洺水詩文全集末之見見其撰許兵部墓誌銘可恠之極懷古之建寧遭彈文云程珌學無師承文無法度此八字良是其天資高筆端儁但無根本力量淺所説六句欠摽撥分曉純粹然逐句看亦自精其海棠古風意亦佳但辭多俗

問饒雙峯有功于朱學有發明極好處亦有拘處其大可恠入閩回過邵武守邀講尚書人心惟危至允執厥中一節妄改朱子之言以非朱

殆不可曉

答曰饒氏四書講議内多有好處亦多有可非處如朱子補大學格物致知章渠發明其意甚精密末一段却疵朱說改其文似是兩人所為吾嘗疑其人有心疾清明在躬時說得好其非改朱子之說乃心疾發作時不然何故如此紕繆自相背馳晚年自號饒聖人真心恙矣

問虚谷詩云玩透羲文未畫前今時天即古時

天回空其庶亦其庶軻死不傳焉不傳積憤淫
傷詩未削暗籌微婉史誰編繼周百世民彝在
豈為興亡有變遷虛谷自註云原道曰軻之死
不得其傳然洛濂至朱文公七君子從祀孔庭
乃得其傳則文公之後未可知也顔子惟不仕
大夫之家一瓢忍窮以得聖道未可以來世無
斯人夫子謂其或繼周者百世可知也當周之
未亡而為此語有興必有亡所不諱也有物必

有則豈以興亡而改哉知乎此則近世不平之事文衰詩落淫褻悲傷將不復變而雅乎一代未修之史弑奪專權之大惡權姦宦寺戚里女謁相與亡國之大罪將終于不明乎以斯道之不傳而復傳者觀之則有志之君子亦不必熱中扼腕為是皇皇然也噫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即此意詩第三句莫測其意

答曰八句只第三句意晦回空其庶指顏子亦其庶似

是自謂然又不當得如此莫是回空其庶本回也其庶乎屢空下亦其庶本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此亦一其庶也再三玩味自注之語謂顔忍窮以得聖道未可以來世為無斯人則其自有擔當之意前所料當已得之愚按虛谷至元庚寅辛卯閒嘗作理度徳三帝紀又作一二百大賢大不肖傳以為後世修史者張本不致是非混淆理宗十六相庚寅年已成其度宗三相葉江馬亦已成史彌遠鄭清之丁大全賈似道痛論其罪程訥

齋馬碧梧二公婉其辭回護之亦只書履歷如羅鄂州之志新安先賢真西山魏鶴山洪平齋趙昌甫劉漫塘趙澗泉方秋厓諸賢發揚不容泯景獻傳濟王傳及徐元杰以下六傳朱文公別為一傳詳書其事件于後而裒集其門人次序之江西二陸四明四先生為一傳而枚舉二陸文集與文公牴牾以摘其非葉水心傳枚舉其文集之畔道詆文公者與之辨劉後村傳舉其詩文之陋而佞諛者皆附傳後此詩大率以後之顏回自

居以繼孟氏絶學自任近世詩之不古渠能振之史之
未作渠能作之其意不逃所自註矣

定宇集卷七